

黄岩文史资料通讯

(请予传阅 核实指正)

第 四 期

抗日战争史料专辑

黄岩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二月

目 录

关于国共合作抗战的一点回忆(《黄岩文史资料》第一期)	陈荣楫 (1)
又忠报国的(《黄岩文史资料》第一期)	黄美溪整理 (4)
王禹九烈士(《黄岩文史资料》第一期)	潘禄齐 王振远 (7)
吊禹九(《黄岩文史资料》第一期)	王天眷 (9)
为国捐躯的王天祥烈士(《黄岩文史资料》第一期)	黄美溪收集整理 (10)
王天祥烈士史迹(《黄岩文史资料》第一期)	王乐坡 (13)
我就读茅畚小学时的回忆	王友定 (15)
记“童钟学社”——三十年代黄中同学的一个爱国组织	赵定远 (17)
回忆“抗战救亡室”	钱梅荪 (18)
八月初一抛炸弹——日机第一次空袭炸黄城	陈官正 (19)
抗战时期黄岩县政府的几个侧面(《黄岩文史资料》第二期)	白 羽 (21)
“四·一九”日军陷黄岩(《黄岩文史资料》第一期)	转抄《黄岩故事》 (27)
闽瓯日军罹抗(《黄岩文史资料》第一期)	章伯英遗作 (28)
黄邑两次沦陷记(《黄岩文史资料》第一期)	庞德甫遗作 (30)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吊 禹 九

王天眷

王禹九将军，出身行伍，好学明理，近民爱兵，英勇善战，身先士卒。为国民党蒋介石嫡系主将陈诚所器重，由兵而将，叠受擢升。因在参加江西“围剿”红军战役中，受我党联合抗敌及红军英勇善战爱国爱民的精神所感召，深感“安内攘外”的反动国策，颠倒敌我，将导致国家民族于沦亡。真理铭心，陈言力诤，为陈诚撤去军职，被囚经年。后因抗战爆发，方获释放，自请派赴前线杀敌，转战苏浙皖赣，素志得抒，战功屡建。1939年，日寇以优势兵力，强侵浙赣线时，于江西虬岭，陷入重围，英勇殉国。将军乃民族英烈，吾黄贤哲，岂可湮灭。我1939年在昆明清华大学研究所时，曾撰一联“明于理勤于学道不远；生而刚死而毅仁在焉”，并以“血璨锦江”额之，亦曾代潘祿齐先生撰一联，“忆昔年军帐挑灯，促膝谈心，粲粲言词恍似梦；痛此日重围冲杀，英躯报国，殷殷肺腑炫如虹”。并又写了“吊禹九”一诗，以示深切悼念。此诗失佚四十余年，今由烈士家属重抄寄来，俨如故友重逢，时境虽迁，情怀依旧。目前举国新猷，前程似锦，先烈有知，定当告慰于九泉也。谨为序，1985年1月15日。

青年的血，
萦回着灼热的心渊。
人类创造的动力，
生命的泉源。
反抗，
被压迫者解放的火焰。
流血，
历史斗争伟大的界碑。

一滴的血，
维护千万人的血。
一个人的牺牲，
争取千万人的荣生。

一滴的血，
搏夺得千万

一个人的牺牲，
打动了千万人的心肠。

血，禹九，
已呈献出最后的一滴。
民族生命的创造，
一人生命的绝灭。

血的创造，
光明自由的伟绩。
懦怯的人们，
在血和死前涕泣。

吊，禹九，
用不着悲愁涕泣。
争斗，
呈献上火热的鲜血。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王天祥烈士史迹

王乐坡(王庚)

一、我与王天祥的关系。

我们两家相距五公里，论宗史都是王氏下子孙，祖先是唐少卿理事大臣，从山西太原府迁居到宁溪定居，建有上、中、下三宅，我与王天祥祖先住中宅（现宁溪直街尚有上、中、下三宅之称），论王氏辈份，我长他三辈，他父亲叫我乐坡公，他叫我太公，实际年龄他比我仅少三岁。

我和王天祥从小同学，又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他爱人王绣荪是黄岩城内人，同我爱人陈慕瀛是黄岩女子师范同学，彼此很友好。因此，我们两家结成了莫逆之交，相互关怀，亲如手足。

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因科别不同，我们各自东西，对具体业绩不够了解，虽然通讯，也只知道一些梗概，时间长了，记忆模糊，印象较深的是1931年，我任炮兵连长时，部队驻河南省开封府，他的空军部队也开到开封府，我们又会到一起了。我们同住在一幢新盖的草房里，早出晚归，无话不谈，有时开开玩笑，其乐融融，迄今记忆犹新。1936年我任镇江塞司令部参谋长时，他的空军部队驻南京，常有来往。有一次，他和爱人王绣荪特开来一部小汽车到镇江接我夫妻两人到南京玩了几天，至今还有深刻印象。他逢人喜笑，胸怀开朗，和蔼可亲，热情奔放，同学和同事们无不乐于交往，是一个才德兼备的好青年。

二、王天祥的学生时代。

王天祥从小智慧出众，记忆力很强。我与他在宁溪南渠高等小学一起读书时，每天上课老师都要我们先背诵所教的课文。但一个班级的人数多，时间不许可每人背诵，学校里采用抽签的办法，每个教室设置抽签筒放在讲台上，上课时，老师抽到哪一个就叫哪一个背诵，背不出来就要罚站补课。许多同学每晚在油灯下狠下工夫，才能勉强应付，但王天祥却总是轻松愉快，毫不紧张。记得有一次，校长杨剑鸣叫到他的名字，他从从容不迫地对校长说：我昨夜身体不舒服，没有读熟，杨校长仍不放过，要他站着听别人背。不到三分钟时间，他就说能背了，果然很快地背出来了。校长说：“你是聪明绝顶，就是不肯用

功，现在虽然背出来，只是强记，基础不会牢固，以后要你每天背课文，不再抽查了”。从此，他就不抱侥幸之心，不论什么问题，都能对答如流。

他还有一个眼紧手快的特点。在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学习快要毕业时，需要添设一个航空班（即航空学校第一期），要在六期学生中选考40名。他踊跃报名，但自感英语一科没有基础，临时准备来不及，就与同桌同学事先约定，考试时给他就近看一点。考试时，他一面看，一面抄，很快完成了考卷，英语一关居然通过了，他顺利地考进了航空班。事后，我问他：“如果发现试卷雷同了怎么办？”他说：“英文翻中文，词字变动一下就看不出来了；至于中文翻英文，错写几个字也不要紧。”

他另一个特点反应快，手脚灵，对技术方面特别感兴趣，一学就会。如吹口琴、骑自行车、开汽车等，别人要学很长时间才能熟练，但他不要多久，就能运用自如。他考进航空班后，很快掌握了飞行技术，在同学中是突出的人才，是航空学校的高才生，航空学校校长周至柔的得意门生，所以后来选拔晋级也最早。

三、奋勇抗日，为国捐躯。

1937年8月13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正式宣战（国民党称为“八·一三抗战”），王天祥已升为空军中队长。那时空军战斗力，敌强我弱，地对空防御武器也少得可怜。当正式宣战后，日敌藐视我空军力量微薄，肆无忌惮地袭击南京首都。我方虽不断派出飞机中途阻击，但敌众我寡，毫无见效，乃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组织空军突击队，深入敌人后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王天祥恨敌切齿，首先争取打第一阵，即于1937年8月间率队袭击敌人后方，出敌意料之外，给敌以狠狠打击，使敌遭受严重损失。当敌机匆匆起飞时，王天祥机智地压倒敌人的优势，首先击中了敌机一架，焚毁于敌区上空。完成了突击任务后，敌机尾追不及，乃安全地返回南京首都。这次突击创造了空军战斗第一次奇迹，《中央日报》社立即发出号外，军民拍手称快，轰动一时，空军司令部除另文嘉奖外，并赏银洋一千元。

此后，敌方猖狂反扑，连日派飞机轰炸南京，我方无法抵抗，乃第二次组织空军突击队，企图创造第二次奇迹，但没有充分考虑敌人以逸待劳的报复，终于惨遭覆灭。当我得知王天祥的不幸消息，立时赶到空军司令部了解情况，才知道这次的突击，本来是另一队的任务，王天祥烈士以坚强的意志，力争再度出击，想压倒敌人的嚣张气焰，不料这一次敌众我寡，终于被包围，几次突围未成，以致壮烈牺牲。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闻讯，悲痛万分，懊悔不及。

王天祥烈士是一个英俊的男儿，富有爱国热忱，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多难之秋，目睹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乃脱离优裕的家庭生活，毅然投考浙江省军官团（后归并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及中央航校第一期，忍受艰苦的军训，以期学会杀敌救国本领，为民除害，为国尽力。在抗日战争中不畏强敌，敢于拼搏，给日本侵略者以严重的打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再次奋勇突击，终于壮烈牺牲，亦不愧乎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我就读茅畬小学时的回忆

王友定

我的老家是红旗乡羽村，初小毕业后，由于家乡没有高小，母亲和家住茅畬的姨母商量把我送到茅畬小学读书。就这样，我在茅畬小学读了两年的书。

我在茅畬小学读书的时间大概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就读的日子虽不很长，但记忆却很多，对我今后的影响尤其大。

茅畬小学教书方式不是死板式，而采取活泼的多彩多姿的形式。学校里对时事报告非常重视，每天都由老师向我们报告时事。那个时候，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民心士气都很低落，但老师们通过报告形式，激发起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如台儿庄大捷，不仅我们听后欢欣鼓舞，还到街上向群众宣传。学校还通过歌唱图画的形式来宣传抗战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八路军抢粮”歌，用歌唱形式描绘八路军的聪明机智如何把敌人粮食供我所用的事迹，也利用壁画宣传赵坤山独炸木桥的英雄形象。这些事情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往事仍历历在目，可见当时感受之深。

学校还常常举行讨论会、演讲会和辩论会，这样使每个小学生都有发言表演的机会。

为了帮助解决穷苦儿童进不了学校没有机会读书的痛苦，学校还定期举办“小先生”活动，由我们五、六年级的小朋友组织起来到附近村庄向没有上学的小朋友传授文化知识。我们也经常组织小型话剧队到村镇演出话剧。我记忆最深的是“汉奸殷汝耕”，这一场话剧里的台词至今我还可以背诵出很多。因为当时我也参加这部话剧的演出。记得，我是饰演汉奸殷汝耕的侍从。

除了这些，学校更重视体育活动，下午课余活动的时间不准学生在教室里逗留。所以

茅畚小学的篮球队和乒乓球队当时相当活跃。我当时是学校乒乓球界的“五虎上将”之一。由于茅畚小学给我奠定了很好的乒乓球基础，所以后来我到台湾以后能多次出去参加乒乓球比赛，一九五五年我还代表台湾参加了第二届亚洲杯乒乓球大赛。

我在茅畚小学读书的时候，还遇上一件老师智破窃案的妙事，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班级里有一位小朋友在教室中丢了钱，我们的级任女班主任（当时不叫班主任，反正相当现在的班主任）问了多次，做了小朋友大量工作，但没有一个小朋友承认偷了钱。班主任想出了一个破案的妙计，她向同学们宣布，你们都不肯说，我有办法查出谁偷了钱，现在，我在一块木板上烧了符，这种符咒很灵验，我现在要小朋友一个个进小房间去，而且要每个小朋友用手掌摸擦板上的符灰，如果谁偷了钱，这块木板就会裂开。于是，这位老师守在小房间的门口逐一检查小朋友从房中出来的手掌。因为，当时农村迷信特盛，小朋友们都以为这是真的，于是，这个偷了钱的小朋友不敢去摸板上的符灰。老师发现其他出来的小朋友手掌都是黑黑的，唯独他的手心乾乾淨净，断定钱是他偷的，这位小朋友只好俯首承认。

我在茅畚小学两年，第一年的校长是林牧夫（思斋或泗斋）先生，第二年的校长是金匡鉴老师。他们两位，前者高大魁伟，后者短小精干，但都是和蔼可亲和学生打成一片。我记忆最深的是当音乐老师教我们学习“八路军抢粮歌”的时候，高大的林校长夹在我们小学生队伍中引颈高歌学习，他宏亮的声音、风趣的表情，使我们学习的劲头大大提高。每次举行讨论会、辩论会时，林校长、金老师也总是坐在学生席上，和小朋友们一起参加发言。开辩论会时，林校长和金老师总喜欢分在不同一组参加辩论，不过，主辩还是由我们小朋友担任。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启发和引导我们。

我在茅畚小学读书时间虽仅仅短短两年，但受益良多，对我一生的影响特别深远。最明显的是我到台湾以后，尽管国民党当局如何“教育”，如何宣传，我因为有茅畚小学的两年的生活，相信共产党是爱国的。一九七九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我所以能衷心拥护，排除万难，毅然回到祖国大陆怀抱，主要的原因是茅畚小学对我的影响。